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集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卷二十 補註附

序十四首

送牛堪登第序

補註 正元十九年公為四門博士故曰堪太學生也子博士也博士師屬也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為業也勤矣 唐制取士之科有明經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穀傳為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十經皆通餘經各一孝經論語皆兼通之凡治孝經論語共限一歲尚書公穀傳各一歲半易詩周禮儀禮各二歲禮記左傳各三歲凡明經先

帖文然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荅時務策三道亦為四等登第於有司者去民畝而就吏祿由（一作猶）是進而累爲卿相者常常有之其爲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豈有司之待之也御將然乎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爲私乎抑無乃（一作抑）以公不以情舉者之至於有司者（一作也）亦人事之未思或者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者其將有以哉違俗（一作衆）而求識立奇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

一有上字於大官也不爲幸矣堪太學生也予博士
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歸將榮於其鄉也
能無說乎

送董邵南遊河北序

邵南壽州安豐人巳見上嗟哉董生行註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前漢志燕趙地薄人衆士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大率矜夸功名以詐力相傾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言邵南將遊燕趙求仕故勉之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

性者哉然吾嘗一有所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耶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樂毅事燕昭王昭王死走之趙号曰望諸君張華曰望諸君冢在邯鄲西數里復有昔時屠狗者乎前漢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後遇高祖始出而仕注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專屠以賣【補註】荊軻至燕愛燕之屠狗及善擊筑者高漸離日飲燕市則燕之屠狗隱者也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贈崔復州序

【補註】郢復在唐悉隸山南東道公送許郢州及此叙皆及于公頔頔時為山南

東道節度使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唐志上州置長史一人司馬一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大丈夫官至刺史亦樂矣（前漢疏廣曰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辯於縣吏乎能自辯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辯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癘役

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禮王制十國為連連有帥注連聚帥長也凡長皆以賢侯為之）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于頔也至德二載置荊南節度使領荊澧鼎郢復夔峽忠萬歸十州治襄陽正元十四年頔出為節度使前後凡九年）愈以謂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贈張童子序

書志凡童子科十歲已下者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誦文十通者予官通七者予出身按鄭元注玉藻云童子未成人之稱令張童子年九歲以明二經中選非懸童子科也特以其未成人故俗呼爲童子爾[illegible]唐制取士有童子科公正元八年侍郎陸贄下第童子特升於禮部後十年進於吏部又二年拜衛兵曹之命其十九歲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明二經見牛堪登第註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揔其屬之所升文考試之如縣加詳察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

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揔州府之所
外而考試之加詳察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
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
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
言其傳註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繇是舉
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預乎三千之數而外於
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預乎二百之數
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昬塞不能及者
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
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人之列又

三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胄曹之命（唐制十六衛皆有兵曹參軍）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自朝之文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群吏（一作郡縣一作郡吏按唐紀肅宗寶應元年建卯月辛亥以京北府為上都河南府為東都鳳翔府為西都江陵府為南都太原府為北都謂之五都）皆厚其餼賂或作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謂語之也論語闕黨童子將命）

或問曰益者歟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註童子附坐無位成人乃有位先生成人也並行不差在後違禮欲速成人非求益者也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禮冠義曰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將責成人之禮焉責之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少者之禮行焉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贄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出行一作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禮記檀弓下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

則式過托則下贈註云送也

送浮屠文暢師序

文暢吳人見送暢北遊詩補註溫公通鑑論愈排釋老之說多矯激太過惟送文暢序云夫鳥俛而啄至寧可不知其所自邪此言最得其要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楊子雲稱在門墻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法言曰或問人有倚孔子之墻弦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曰在夷狄則引之倚門墻則麾之善韓莊之書使人不知禮鄭衛之音使人不知樂禮樂之不存在夷貉則引之也吾取以為法焉浮

屠師一無上三字文暢喜爲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序一作詩解其裝得所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一無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今柳集中雖有送文暢師序然其言曰雲代之間有靈山焉今將揖枝西土振擧湖陸即是送暢北遊序當與文公送暢北遊詩同時非遊東南也蓋暢遊東南柳先巳有序亦此序今亡然文公云惜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而徒擧浮屠之說贈焉蓋指柳而言也序稱亡而其意可知暢遊東南在貞元十九年而北遊在元和元年夫文暢浮屠也浮屠胡言也譯之爲靜覺事見送惠師詩如欲聞浮屠之

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謂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禮樂之盛其心必有慕焉祠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一作過）於仁義教莫正（一作大）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

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册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之（一本無之）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已害也猶且不脫（一作免）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之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一作孱）也知而不告之者不仁也告而不以

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詩（一作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按宗元送僧浩初序云韓退之常病余嗜浮圖寓書以罪予言浮圖誠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則公之此序非惟以發暢蓋亦以詆柳云）

送楊儀之支使歸湖南序

（楊憑以御史中丞為湖南觀察使儀之為其府從事朝命以使事來至陽山於其歸也公序以送之事具別知賦註蓋序云去年冬奉詔為邑於陽山則此序當在正元二十年作也）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為多賢（肅宗乾元元年置宣歙池觀察使治宣州貞元中崔衍為使簡靜為百姓所懷幕府奏勝皆有名士後多顯于時衍唐史有傳）與之遊者二人焉隴西李

傳清河崔群群與傳之爲人吾知之〔李博見三州書記廳〕記〔群見遊青龍寺詩註〕〔補註〕〔宣州不詳誰氏湖南楊憑也羣博公同年進士〕道不行於其〔一無其字〕主人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論語季氏富於周公〕以群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遊皆可信而得其爲人矣愈未嘗至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愈日侍言〔一無言字〕於門下〔中丞謂楊憑也〕其來而鎮茲土也有問湖南之賓客者〔廣德元年置湖南觀察使治衡州領衡潭邵永道五州大曆元年徙治潭〕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

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去年冬奉詔爲邑於陽山貞元十九年冬公以言事得罪南貶連州陽山令然後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及儀之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則向之所謂群與儔者於吾何先後焉儀之智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勸上惠足以存下而又侈之以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以成其文以輔其質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司馬相如傳飛英聲騰茂實夫樂道人之善以勸一作勸其歸者乃吾之心也毛詩傳杕杜勤歸者以其勤勞之故於其歸歌以休息之謂

我爲邑長於斯禮記檀弓文而媚夫人云者夫人猶斯人也謂儀之不知言者也工乎詩者歌以繫一作紲之

送何堅序

按何氏出周成王母居叔虞後十一代孫食采於韓爲列侯因秦滅子孫分散居陳楚間江淮之音以韓爲何隨其音變爲何氏故云與韓爲近

何與一作於韓同姓爲近堅以進士舉於吾爲同業其在太學也吾爲博士堅爲生生與博士爲同道其識堅也十年爲故人同姓而近也同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志一無志字不得願而歸其可以無言邪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也道於湖

南爲屬州楊公賢也辨證云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賢也道於湖南爲屬州湖南楊公又賢也此數句脫誤今録于此陽道州城也楊湖南憑也堅爲民堅又賢也湖南得道爲屬道得堅爲民堅歸唱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比州服楊公之令吾聞鳥有鳳者常出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黄霸爲潁川守是鳥實集而鳴焉前漢黄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宣帝時爲潁川太守前後八年郡中大治是時鳳凰神雀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下詔稱楊若史可信堅歸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

送廖道士序

（補注公永正元年自陽山徙掾江陵道衡而作也子厚送廖有方叙云云二序一其意也）

五嶽於中州衡山最遠（解在謁衡嶽廟詩）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山為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駛疾也音士吠切）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通典曰自北趣南入越之道必有嶺嶠時有五處塞上嶺一也今虔州大庾嶺是騎田嶺二也今郴州臘嶺是都龐嶺三也今道州永明嶺是甿渚嶺四也亦是道州界白芒嶺是越城嶺五也今桂州北永州南臨源嶺是自衡之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也）郴之為州在嶺之上側南其高下得三之二焉（浮休南遷録云自鬼門関

少下過北湖塘次郴州郴州在百里山水之内
士風至於淳古棗外居民向數百家井門列肆
頗亦稠密而川廣正路城跨大溪東枕郴江通
小舟江塗之南出者趍韶連西出者趍桂陽道
水東出者趍夏吉南三十里水南爲折嶺
即嶺之脊也故退之云居嶺三分之二也中州
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
蟺扶輿磅礴欝積蜿蟺糾扎皃磅礴布散皃蜿音宛蟺音善衡山之
神既靈而郴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
扶輿磅礴而欝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
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苞竹箭之美
柚音羊又切爾雅郭璞云柚似橙實酢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
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

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没於老佛之學（一作教）而不出邪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王含秀才序

（唐史王績字無功王通弟也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建中天子德宗也績之子福時等去德宗朝遠矣醉鄉之後以卓犖者其誰哉含元和八年進士）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醉鄉記王績所作曰醉之鄉去中國不知

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惜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于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鼈雜處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昔者黃帝氏常獲遊其都歸而杳然喪其天下以為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為千鐘百壺之獻因姑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羲和棄甲子而逃冀臻其鄉失路而道夭故天下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升其糟丘階級千仞南向而望卒不見醉鄉武王得志于世乃命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七千里僅與醉鄉達焉三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受道者往往竊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並遊于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為酒仙云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余將遊焉故為之記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唐史有傳

及讀阮籍陶潛詩

阮籍字嗣宗陶潛字

淵明皆晉人有傳然後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之操瓢與簞食曾參歌聲若出金石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事見莊子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事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耶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此蓋閔已賦所謂有至聖以為依歸何苦不自得於艱難之意也故東坡以為口腹不知有美惡之擇則人世之憂患盡美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朝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

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是行姑與之飲酒

送孟琯秀才序

此序云今秋又云其十月朔永正元年也公以是年自陽山令移江陵法曹掾既至江陵於其年冬送孟琯赴舉京師琯後以元和五年登進士第藝文志云孟琯有嶺南異物志一卷其嶺南人與琯音古滿切

今年秋見孟氏子琯於郴年甚少禮甚度手其

文一編甚鉅退披其編以讀之盡其書無有不能吾固心存而目識之也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之荊累累見孟氏子焉其所與偕盡善人長者余益以奇之今將去是而隨舉於京師雖不有請猶將彊（其兩切下同）而授之以就其志況其請之頌邪京師之進士以千數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左傳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言歷嘗之也公四舉於禮部乃得故云然）其要在詳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與吾將彊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彊而拒茍如是其於高躋猶階而升堂又況其細者邪

送陳彤秀才序

[illegible]永正元年冬作

讀書以爲學纘言以爲文非一以有字誇多而鬬靡也蓋學所以爲道文所以爲理耳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潁川陳彤始余見之楊湖南門下楊邁時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公以御史出爲陽山令道過潭州識陳於此時正元十九年冬也頎然其長薰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爲人及其以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輕以事接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屈吾見湖南之

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信之不失也如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策焉以考其文則何不信之有故吾（以一有）不徵於陳而陳亦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者類邪凡余（吾一作）從事於斯也久未見舉進士有如陳生而不如志者於其行姑以是贈之（公從椽江陵府時舉進士將入京故序以送之時永貞元年冬也後以元和十三年登進士第）

送王塤秀才序

吾常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

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於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前漢儒林傳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卿相師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莊周楚人也不仕著書三十三篇田子方第二十二註云姓田名無擇字子方魏之賢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荀書非十二子篇云聖人之不得埶者仲尼子弓是也）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耳（字一作）曰馯臂子

子弓受易於商瞿（史記孔子弟子傳商瞿者魯人也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商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馯音寒）盖孟軻師子思（家語孔伋字子思孔子孫為魯繆公師伋常遺困于宋作中庸之書四十七篇以述聖祖之業授弟子孟軻之徒數百人年六十二而卒）子思之學盖出曾子（曾參字子輿南武成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孔子因之以作孝經）自孔子沒群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予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塤示余所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沿順流也）苟不止雖有疾遲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一作得）而至焉故學者必

愼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之適也適

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絶潢以望至於海也港水泒也

音古[illegible]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貞之所

由既幾於知道如文人一作得其舡與檝知沿而

不知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荆潭裴均楊憑唱和詩序

一作增按唐書增未常帥荆南今以均爲正均字君齊齊行儉之孫德宗時擢荆南節度行軍司馬就拜節度使公時爲法書元和三年均入爲尚書右僕射楊憑字虚受虢州洪農人少孤其母訓迪有方長善文辭與弟凝淩皆有名大曆中進士第德宗時累遷太常少卿湖南觀察使唐藝文志有裴均荆潭

唱和集一卷即此也裴均時為荊南節度使楊憑湖南觀察使公佐均為江陵為法曹參軍永貞元年也歐公序宛陵詩集云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亦公此意

從事有示愈以荊潭唱和詩者愈既受以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懽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今公開鎮荊蠻統郡惟九（事見復州序）常侍楊公領湖南之壤地二千里（事見送楊儀之序）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

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
唱斯和搜奇摘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巷憔悴
専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
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
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
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
公書以爲荊潭唱和詩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端公謂李益也益肅宗朝宰相李揆之族子於詩尤所長正元末名與宗人賀相埒久之不調去游燕劉濟辟置幕府憲宗雅知其名召爲秘書少監大和初

仕終禮部尚書唐史有傳【補注】按端公者御史之号唐時方鎮得自置其官以寵幕府之賢者如張徹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是也蓋常居此職而史逸其事故序以端公稱之【補注】序言益為人佐甚忠然嘗與廠詩云草綠古燕州鶯聲引獨遊鴈歸天北畔春盡海西頭向日花偏落馳年水自流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樓時諫官以為怨望語俄降秩句則佳矣其異乎譚忠也忠絳人善兵善謀事奇男子也其說緫也詳見杜牧之燕將錄

元年春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

朝相國李公謂李藩也藩字叔翰趙州人元和初累遷吏部郎中鄭絪罷相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性忠謹事無不言唐史有傳然不見員外事按文公以元和元年夏自江陵法曹召為國子博士李公為吏部員外時在元和春而公召為國子博士後與偕朝也一說元年謂元和

元年也公其年六月始自江陵召為國子博士而此云元年春何也或曰舊本無春字公與諸常俱佐張建封于徐至其年為太學博士蕭為吏部員外郎然潘傳但云累遷吏部郎中豈元年為外郎其後遂遷郎中耶

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迓勞之使里一作累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帞音陌首韡袴握刀左右雜佩弓韔服矢插房韔弓衣也房箭舍也左傳曰納諸廚子之房韔音丑亮切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去未服承命及館又如是卒不得辭上堂即客階一疊客階字坐必東向先儒謂司徒公即劉濟也父怦死繼為范陽節度使

正元中優容方鎮多驕蹇不奉法惟濟最務恭順朝廷相繼累加門下平章事順宗即位再遷檢校司徒元和中加兼侍中濟在鎮二十餘年惟翰忠欵更不入覲然按藩鎮史傳濟弟進士歷莫州刺史怦病詔濟假州事及怦卒嗣節度累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王承宗叛用評將譚忠之說畀朝廷疑之乃出兵瀛川莽欲助討承宗會赦承宗進濟中書令其子總因濟病欲謀殺濟遂飲毒而殂不見其檢校司徒兼侍中事史家没而不載乎不知先儒何所本而言也其曰檢校司徒兼侍中即載總本傳今以年數考之司徒公之賢又非總也濟稱留後在正元元年總稱留後在元和五年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生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義庶幾率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

職如開元時平李公曰然愍傳玄吳元濟李師道平王承宗憂死田

洪正納鎮州救失支助大忍諱自安計諱志復說愍曰天地之數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

離六十年數窮必合為君憂之愍立且諫上蹤願李朝請以張洪靖代鎮拜愍檢校司徒兼侍

中行及定州李文公之言至此果驗而語忠持趙州一禪將亦何其言亦與文公契耶祭按天

寶十四年乙未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迄至元和甲午數窮六十一甲子終矣正當憲宗即位

之初雖能平夏平蜀然趙魏燕齊首尾為亂與淮蔡相為表裏未常有太平之象至元和十二

年裴度為相而始克蔡州兵威一振而中外垣漸諸鎮恐有效順之意十三年程權以滄景二

州歸于有司而王承宗亦繼獻其地登宗長慶元年二月劉總以盧龍八州來貢惜乎是年七

月復以崔植杜元穎之徒無深謀遠慮手遲遣幽一縱虎狼而復失河朔嗚呼自天寶十四載

六十有七年而天下復合合歸數月而自河以北復為賊淵以是觀之治亂之間其果有數乎

抑儒者附會其說而勦合予何其久離而騤合總合而復離不可必乎自是而後字句鈕然于合文相尋更五代百有餘年而天下始一似非六十之數所能窮盡也然撫之至理考諸人事尚合之機果在輔相不可誣亦文公大儒也人美其言之有證如斯而已傳不云乎蘢焉知天道是亦多言其近是乎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入齊讀爲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宰相年表元和四年二月藩自給事中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六年二月壬申罷別此序之作在於四年二月後乎故追誦之云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一本不疊東都二字之士大夫莫不拜于門其爲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爲使歸之獻

按李相世系益秘書少監其父但名虬已未詳其官職

卷末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卷第二十

序十四首

送區册序

姓區名册韓門弟子廣州人也正元十九年譜時公貶連州陽山令記云待罪於斯且半歲者正元二十年也歲之初吉則二十一年也區音烏侯切公詩有送區弘序有區册正元十九年冬自御史出爲陽山令二人者皆從之遊册則二十年送之於陽山洪則從公于江陵于國博歸省其親詩以送之元和元年也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水有一無水字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其一作利侔

劒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鄣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叢一作篁竹之間漢淮南王書越非有城郭邑里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服虔曰竹叢也音皇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相通晝地爲字然後可告以一可以告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一作海南挐舟而來賈洲爲南海郡挐引也音女居切外自賓階儀冠一作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莊子徐無鬼篇註云跫足行聲也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

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一作且與之賢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一作告歸覲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一作爲別也識音誌

坊職吏

送張道士序 并詩

補注 憲宗討蔡在元和九年時李逢吉錢徽令狐楚蕭俛獨孤用晦皆言其不可一黄冠師乃能三上書獻策此公所以見之序與詩如此

張道士嵩高一作陽又作南之隱者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寄迹老子法中爲道士以養其親九年元和

聞朝廷將治東方諸侯貢賦之不如法者謂淮蔡
吴元濟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京師士大夫多爲
詩以贈而屬愈序詩曰
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况當營都邑杞梓用
不疑大匠以喻人君杞梓良木以喻賢才張侯嵩高來面有熊豹
姿開口論利害劒鋒白差差參差不齊也音叉宜切恨無
一尺箠爲國笞羌夷莊子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後漢光武召鄧禹還勅
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詣闕三上書臣非黃
冠師禮郊特牲曰野夫黃冠注云黃冠草服也北史有李昭微者初爲道士中年應詔爲
高唐尉大業中將妻子隱於嵩高乎黃冠子然則黃冠道士冠也臣有膽與氣不

忍死茅茨茨音才資切說文曰以茅葦蓋屋曰茨又不媚笑語不能伴兒嬉乃著道士服衆人莫臣知臣有平賊策狂童不難治狂狡之童言賊臣也鄭風褰裳之詩狂童恣行治音遲之切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之天空日月高下照理不遺言聖主之明如日月也或是章奏繁裁擇未及斯漢雜事曰凡群臣之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裁擇字見漢朝錯傳本作肘擇穿當不俟報歸袖風披披楚辭服雲衣之披披註云披披長貝答我事不爾吾親屬吾思昨宵夢倚門手取連環持後漢薛包事母至孝凡出入必有時未嘗違也至朔母必倚門望之包必至矣今日有書至又言歸何時下三聯皆言書之意霜天熟柿

栗收拾不可遲嶺北梁可構寒魚下清漪風吹水成文曰漪言漁釣足以自樂也既非公家用且復還其私從容

進退間無一不合宜時有利不利雖賢欲奚爲

但當勵前操富貴非公誰

送高閑上人序

贇寧高僧傳云高閑烏程人克精字書宣帝常召入對御草聖遂賜紫衣後歸湖州開元寺終焉閑常好以雲川白紵書真草爲世楷法古今法書苑云釋高閑草書師懷素深窮體勢懷素字藏真零陵沙門也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

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

下養叔治射左傳文七年養由基射穿七札注云楚大夫庖丁治牛莊子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莫不中音注云謂掌廚丁役之人今之供膳亦言名丁師曠治音聲國語師曠字子野晉平公樂師淮南子曰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若無尺寸之度而靡不中音扁鵲治病盧人史記有傳僚之於丸淮南子曰市南宜僚弄丸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許氏曰宜僚姓也名熊勇士居楚市南楚平王太子建奔鄭鄭人殺建其子勝欲伐鄭以報讎令尹子西許之而未出師勝欲殺子西其臣石乞曰市南能宜僚得之可以當五百人乃往視之告其故不從舉之以劍不以動而弄丸不輟心志不懼曰不能從子為難亦不泄之事白公遂殺子西雖有難不怨宜僚故泄曰子無所關其辭也秋之於弈孟子曰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注云弈博也或曰圍碁其人名秋伯倫之於酒晉書劉伶字伯倫飲一石著酒德頌一樂之終身不

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嚌嘗也音才詣切胾大臠也音側吏切曲禮曰左殽右胾註胾切肉也

往時張旭呼玉切喜一作善草書新註張顛蘇州吴人善草書崔邈顔真卿傳其法文宗時詔以李白歌詩裴旻劍舞真卿草書爲三絶不治他技喜怒窮窘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一有焉字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鬬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由一無由字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唐史吴郡張旭善草書而好酒每飲後號

呼狂走索筆變化無窮若有神助國史補云張長史旭書法傳崔邈顏魯公旭自言始聞公主擔夫爭路而得筆法後見公孫大娘舞劍而入妙旭每大醉書益精或攝筆大叫以頭濡墨中人另為張顛林蘊筆法序云吾昔授教於韓吏部其法曰撥鐙今將授子子勿妄傳推拖撚拽是也訣盡於此非吏部之精於書安能知旭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精一作情炎於中利欲鬬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决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一本作於解音下買切浮屠氏有解脫說外膠即上外物不膠於心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

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幻化也音胡慣切列子日幻化之術入水火貫金石又山澤移城邑乘虛觸實變化無窮多伎能閑師師一字無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送殷侑員外使田鶻序

殷侑陳州人元和八年田鶻毗伽保義可汗請和朝廷以卯費廣剩欲紓以期詔侑副宗正少卿李孝誠使田鶻可汗驕甚盛陳甲兵欲臣使者侑不爲屈已傳命責其倨宣言欲留使不遣衆色怖徐曰可汗責唐壻倨欲坐屈使者不拜乃可汗無禮非使臣倨也勇悍其言不敢逼還遷虞部員外郎後領忠武節度使卒傳云田鶻本名田紇元和四年毗迦可汗遣使請改爲田鶻義取田旋輕捷如

鶻然脩唐史有傳〔補註〕按脩傳正元末及第其學長於禮擢太常博士元和八年使回鶻不爲之屈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史言八年未詳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肅宗時回紇遣太子葉護將騎四千來助廣平王收兩京破安慶緒故世與和親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術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由是殷侑自太常博士

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左庶子韓愈執醆言曰邢大夫一作邢侯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惘惘失志貌音文紡切持一作僕被入直辨證云句絕又引小宋云婦順夫指子嚴父詔新於寬閑之野敘於寂寞之濱與襆被入直此詩皆新語也以持為襆豈別本作襆邪按晉魏舒字元陽為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才者罷之舒曰吾即其人也襆被而出同條無清論者咸有愧色襆音布木切本作纀爾雅曰裳削幅之郭璞以為削殺其幅深衣之裳音書作旁玉汸擬北當以襆為正束攻亦作襆被讀故次韻林子中春日詩云東都寄食似字與襆被莫成一宿賓襆與襆同三省丁寧三貴讀若曾子三省吾身之三顧娉子語刺刺不能休譜注云前輩言社詩

韓文無一字無來歷潘岳閣道謠云和嶠刺促不能休此序所謂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疑出此語或云音即葛切非也其義訓戾顧婢子語何戾邪當音七迹按禮記無刺齒鄭氏云刺謂弄其口容也音七迹反故公詩寄盧仝亦云云彼皆刺口論世事而此亦刺剌不能休豈非皆弄其口容音乎當從七迹請辨證亦作盧達切非今子使萬里不

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眞誠知人矣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送楊巨源少尹序

唐史藝文志有楊巨源詩一卷字景山大和中爲河中少尹按穆宗長慶四年爲敬宗敬宗寶曆二年爲文宗文宗改元大和公薨於長慶四年十二月行狀及誌

皆云長慶四年得病滿百日假八月以疾免吏部侍郎而此序云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則知巨源以其年去京而公以其年序此以送之非大和也【補】

【註】巨源無傳今以登科記白樂天張籍劉夢得詩考之正元五年第進士後自秘書為太學博士遷省郎出為鳳翔少尹此云國子司業則疑自鳳翔入為之也樂天贈其秘書詩云云其赴鳳翔少尹也籍詩送云云其為司業也夢得在夔州和其詩云云考諸公之作末寄不以巨源為詩言又因話錄云張洪靖三世掌命書在台坐前代未有巨源贈詩日伊陟無聞祖韋賢不到孫時稱其能詩與張氏說家門又云巨源在元和中詩歌不為新語体律務實工夫頗深自旦至暮吟詠不輟年老頭數搖人言吟詩多致得寵此序云以能詩訓後進蓋可見矣巨源以長慶四年去京而公以其年卒此序獲麟之作也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帳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

前漢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地節二年立皇太子選廣為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為太子家令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宮拜爲少傅朝廷以爲榮在位五歲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官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義即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蘇林曰都門長安東郭門也祖道餞行也送行之祭因設宴飲焉顏師古云昔黃帝之子纍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以爲行神也

供音居共切張音付亮切兩音力讓切秉也跖與蹠通用晉書束晳踈廣之後因避難遂去踈之足姓焉

攷

漢史記傳其畫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跡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

王誼祖二跡圖記見唐文粹云吳郡顧生能寫物筆下狀人風神情度甚得其態自江以東譽為神妙有好事者賂以良金細帛必避而不顧設食精美亦不為之謝乃曰主人致慇懃豈無意耶何不醉我斗酒乘其酣遊當無吝惜乃張素坐隅前即置酒一器初沉思想整搖首攄頤忽欻十餘杯計無一二乃捋主人曰酒興相濺吾將勇於畫矣午未及夕而數福之上有帳於京城之外帳中有遊遊中有擬晉二壺能即解而罍斝即倍巖壺之數而樂師差於前樂有竽瑟有笙鏞有笙有笳有鼓而陳若妙手以合奏也列坐皆冠冕盛服有持彝主事者有捧斝試飲者有憑軾倏來者有目於騎而回者有御吻而哈者有俛首而肅者有避席而遺簪履者有捉襟而將進者此漢公卿

祖二踈也主人久視而問曰東嚮而坐乃行家也去客離散而客無憾恨何為耶曰二踈之去乃知足也非疾時也非時之不禮也非危於禍機也非避讒口也非失於權利也既辭勤於夙衣而果其優游故頗間無際恨之色主人嘆曰既不為利易已之能潔也者潛而混俗何其高也圖二踈以混於時俗勸也求其狀物之情者孰有勝乎

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因話錄云巨源在元和中詩韻不為新語體律務實功夫頗深自旦至暮吟詠不輟以高文為諸生所宗一旦以年滿七十禮記大夫七十而致事亦自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踈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駟一作匹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

其為賢以否而大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跦蹤跡否不落莫否〔音莧〕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一有署字〕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跦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歸〔一有泳字〕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鹿鳴詩名歌之以燕進士見燕河南府秀才詩注〕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

鄉人莫不加敬誠一作諴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禮冠義注古鄉先生同鄉老而致仕者其在斯人歟其在一無其在字斯人歟

送權秀才序

正元十二年權自汴舉進士京師公以此序送之補注董晉爲宣武軍節度陸爲軍司馬公其從事也此事則其年冬所作蓋送權自汴舉進士於京師也

伯樂之廐多良馬卞和之匱多美玉卓犖瓌怪之士宜乎遊於大人君子之門也相國隴西董一無董公既平汴州天子命御史大夫吳郡男陸長

源事見晉行狀為軍司馬門下之士一有觀字權生實從之來權生之貌固若常人耳其文辭引物連類叙擬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七發云博辯之士比物屬事離辭連類諧和一作文寂寥乎短章舂容乎大篇禮記學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鍾待其舂容然後盡其聲鄭氏注云舂容重撞擊也如是者閱之累月而無窮焉愈常觀於皇都每年貢士至千餘人或與之遊或得其文一有者字若權生者百無一二焉如是而將進於明有司重之以吳縣之知其果有成哉於是咸賦詩以贈之

送李正字歸湖南序詩見第四卷

貞元中十三年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李生之尊父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日爲酒殺羊享賓客李生尚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爲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間公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事見汴州亂詩侍御亦被讒爲民由南一作日南非按公流愛州非日南也驩州爲日南郡其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一有員外字郎守東都省侍御自衡州刺史爲親王府長史亦留此一無亦此二字掌其府事公爲都官員外郎在元和四年六月十日而仁鈞爲親王府長史留司東都在其年十一月十四日皆王仲舒行制詞李生自湖南從事

請告來覲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録周君巢一無巢字獨存君巢見寄循州詩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爲四人離十三年汴州之乱歲在巳加正元十五年也至此歲在乙亥止十一年今言十三年抑仁鈞以汴乱之前被譏而去乎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於今爲先輩咸一作成德若李生温然爲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顧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一無退字未嘗不發媿也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其三族之饑寒聚而館之疏遠

畢至（一作在）祿不足以為養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止也重李生之還者皆為詩愈最故故又為序云（一作之）

送石洪處士赴河陽參謀序 詩見第四卷

【補注】烏重胤爲節度使之三月則元和五年六月也唐河陽節度使治孟州地里志鎮州常山郡本常州天名元年更名鎮憲宗紀元和四年十月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反成德常山人也洪至河陽幕之明年六月卒【洪輿祖】云序云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詩云鉅鹿師欲老恒山險猶恃四年冬討王承宗三年七月赦之石生赴河陽時兵猶在河北序又云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識之也【歐公】洪始終無可稱而名重一時以嘗爲退之稱道尔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烏重胤字保君河東將玳子也憲宗擢為河陽節度使凡三年待官屬以禮當時有名士如溫造石洪皆在幕府公烏氏廟碑云元和五年壬辰詔用烏公為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兼御史大夫許孟容所作神道碑考之壬辰四月二十三日也此云為節度之三月即元和五年六月也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嵩嵩高山邙山穀城通典曰河南有穀城山瀍水所出其古穀城在縣西北冬一裘夏一葛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一有之字錢則辭一作辭免請與出游未嘗以事免一作辭勸之仕則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

事後一作復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
駕輕車就熟一作吏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王良造父善馭事見鷩驥詩若燭照數計而龜卜兆一無兆字也
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
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
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恒即恒州也成德軍王承宗反盡有恒冀深趙等四州帝遣吐突承璀即率河陽軍進討之兵薄邢州師以無功農不耕收
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一作師之塗治法征謀
宜有所一作主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
重焉彊音其兩切謂徵聘之物馬幣之類重音直用切其何說之辭於

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左傳僖公三十年曰行李之往來註云使人也一作理見昭十三年然按資暇云今人以裝爲行李非也舊文史字作挙訛爲李字亦載書册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遊於上東門一本有外字洛陽城門也後漢志雒陽城門十二門上東門銘曰上東少陽歌位在寅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一有去就一字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一無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

文酌而祝曰使大夫常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昧於諂言惟先生是（一無是字）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文祝曰使先生無圖（一作周）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與早字同）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歌詩六韻遣愈為之序云

送溫造處士赴河陽軍叅謀序

唐史溫造字簡輿大雅五世孫仕終御史大夫（補注）公元和五年秋送石洪明

年送造並赴烏重胤之幕而二人功名皆無聞洪自此召為京兆昭應尉集賢校理遂卒獨造文宗朝仕終禮部尚書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伯樂古之善相馬者已見北說注左傳昭四年司馬侯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杜預注云冀北燕代也夫冀北馬多於於一無字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一有遂字其群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群無留良焉苟無留一有其字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一作倚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

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尤異也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通典曰河南府理河南洛陽二縣公時為河南令竇牟為洛陽令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咨而取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禮祭義曰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注云弗敢過謂道經

之則見之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于偽切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鄭餘慶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焉

送鄭權尚書序 詩見九卷

〔補注〕云唐地理志嶺南道治廣州七十有三都護府二此云州七十豈安南都護府桂容邕三都督府之外耶安南桂容邕此公所謂四府也以傳考之三迁工部尚書用度豪侈結權倖求鎮守於是檢校尚書右僕射嶺南節度使多裒資珍使吏輸送凡帝左右助力者權為人如此異乎序所謂貴而能貧為仁不為富矣公豈因以歲之邪權汴州開封人正元六年進士終于嶺南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通典曰嶺南五府經略使治廣州領州二十二邕管經略使治邕州領州十三容管經略使治容州領州十四桂管經略使治桂州領州十四鎮南經略使安南都護府治交州領州十一至德元年升五府經略使為嶺南節度使府各置帥

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韡迎于郊韡靴屬音所戈切或作鞾及既至大府帥先一有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至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屢若小侯之事禮記曰庶方小侯註云謂戎狄子男君也大國有大事咨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離去也音郎計切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

悍輕易怨以變（輕疾也音遣政切左傳戎輕而不整）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飄風（辨登云舊本作颿風即帆字）一日踔數千里（絕句）漫不見蹤跡（水中可居曰洲有小曰島皆蠻夷所居踔遠騰皃言雖順風行舟一日數千里猶不至其所難以攻伐也踔音敕教敕角二切）控御失所依險阻結仇（一無仇字）黨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博物志交州夷名田俚子俚子弓長數尺箭長尺餘以燋銅為鏑塗毒藥於鏑鋒中人即死不時斂藏即脹沸爛須臾燋煎都盡惟骨耳其俗誓不以此藥法語人治之飲婦人月水及糞汁時有差者燋銅者故器其長老惟別燋銅聲以物杵之徐聽其聲得燋毒者偏鑿取以為箭鏑撞擊也搪突也音唐號音呼刀切和音胡卧切）蜂屯蟻雜不可爬梳（顏延年曰乱世人事如蟣虱之甚費梳爬也）好則人怒則

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踈目時有所遺漏不

究切之一字有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

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薙除草也音他計切禮記月令季夏燒薙獮狄田也息淺切杜預云獮殺也以殺爲名順秋氣也其海外雜國若躭

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干陀

利之屬通典曰海南諸国漢時通焉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遠者二三萬里乘船舉帆道里不可詳知外國諸書雖言里數事非究實其西與諸胡接大唐正觀以後声教漸遠自古未通者重譯而至流求自隋聞焉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月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名渴剌兜不知其有国代數也後漢會稽海外分爲二十餘國又有夷州及亶州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不可得徐福畏誅不敢

還遂止此洲也世世相承林邑因秦越裳郡林邑縣地屬日南郡古越裳之界也在交阯南海行三千里其地縱廣可六百里去日南界四百里扶南國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島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里其境廣袤三千餘里其真臘國隋時通焉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屬也去日南郡舟行六十日而至于陀利梁時通焉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賈人船交一作交船其海中蠻夷泛海舟日舶音薄陌切賈音古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疫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玳瑁龜屬音代妹玳一作瑇唐書韋皐傳云南海舶賈始至大帥必取象犀明珠而售以下直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

定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常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徳棣及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徳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孟子載陽虎之言）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者所以（一無以字）祝使公成政而來歸疾

也

送水陸運使韓約侍御歸所治序

韓約鼎州武陵人本名重華志勇史略涉書有吏幹初受支歲市糴米於太原府以贍振武天德靈武鹽夏之軍費錢五十六万緡浙河舟溺甚衆然振武天德良田廣袤千里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及絕和糴欺隱憲宗稱善乃以韓重華為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運使墾田尒粟重華入朝奏請益開田會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遂止約大和九年代崔鄯為左金吾將軍死甘露之禍後捕得責以反狀不伏斬之唐史列於訓注傳後也田事則載食貨志

六年元和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飢通典曰振武軍

五十七

卅九

單于都護府城內天寶中王忠嗣置晉兵九千馬千六百疋西去治所千七百有餘里公

卿庭議以（一有轉字）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

往掾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

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

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

徵吏得去罪死假種（主勇切）糧齒平人有以自效

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

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

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有

（有無字）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飢君曰此未足為

天子言請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為堡屯聚也堡障小城音寶田百畝曰頃音犬穎切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險際一作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唐書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界北崖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然後度而南神龍三年默啜悉兵擊突騎施張仁愿時為朔方總管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六旬而就以拂雲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自是突厥不敢南寇開元末置朔方節度使領單于大都護府夏鹽綏銀豐勝六州定遠豐安及西東中三受降城大曆十四年析為河中振武三節度朔方所領靈鹽夏豐四州西受降城定遠天德二軍振武節度使領鎮北大都護府及綏銀二州東中受降城通典曰安北都護城亦曰中受

降城於黃河北岸置晉兵六千人馬二千疋南去治所千三百里西城豐州北黃河外八千里晉兵七千人馬千七百疋西南去治所千餘里東城勝州東北二百里晉兵七千人馬千七百疋西南去治所千六百餘里朔方節度使猶理靈州捍禦北狄統經略軍定遠城在靈武東二百里黃河外亦仁愿置晉兵七千人馬三千疋寇來不能為暴人得肄耕其中必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五城即上東西中受降城朔方振武二字田五千頃法一作往當用人七千臣今吏於無事特習弓矢為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

謂兵農兼事務一（一無一字）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謂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踣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見耗虛（一無見虛二字）而邊吏常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有（一作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群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尚書省亦謂之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

州奏課常為天下第一行其討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為詩以推大之而屬予為序

送鄭涵校理序 并詩

舊史云鄭餘慶之子瀚本名涵以文宗潛邸時名同改名瀚貞元十年舉進士以父諱官累年不仕自秘書省校書郎遷洛陽尉充集賢院修撰改長安尉集賢校理公以元和四年六月為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涵求告來寧公㳄其行作是序以送之蓋五年春也故有鄰翁春社薄之句[illegible][illegible]涵涂變之子改名潛貞元十三年進士憲宗所謂卿之令子朕之直臣也百官志開元十三年改麗

正脩書院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宰相一人爲學士知院事其後又增校理官正元十八年罷校理置校書四人正字二人元和二年復置集賢校理罷校書正字涵

仕終山南西道節度使

秘書御府也漢桓帝延熹二年始置秘書監掌典圖書古今文字考合同異以其掌圖書秘記故曰秘書唐置監二人郎十人凡圖籍甲乙丙丁爲四部天子猶以爲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讎官曰學士曰校理常以寵丞相爲大學士其他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而能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之開元五年乾元殿寫四部書置乾元院使掌刊正經籍十三年改爲集賢殿書院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上

爲直學士宰相一人爲大學士知院事其後又增置校理官至元和四年皆用開元故事以學士一人年之高者判院事非登朝官者爲校理餘皆罷初玄宗欲授張說以昭文館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焉臣不敢以爲因辭校理掌校理經籍刊正錯誤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盡秘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曰益多官曰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爲一作授校理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一作選在公卿大夫家選之子弟其勸且矣愈爲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今爲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居守按舊史元和元年鄭餘慶罷相

爲太子賓客遷國子祭酒冬十一月庚戌遷河南尹三年夏六月甲戌自河南尹拜東都留守六年十月除吏部尚書唐制東都置六館學與京師同故掌其職者謂之分教而舊史又云愈始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於時

三爲屬吏經時五年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

禮記少儀曰隱情以虞注隱意也思也虞度也嘗思念已情之所能以度彼之將然否

其勤已而務博施以已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今生始進仕獲重語於天下而慊慊若不足真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下者可進賀也求告來寧

左傳曰告謂休告也歸寧父母曰來

朝夕侍側東都士

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郎吏與留守之從事窮載酒肴席定鼎門外古今地名曰河南有鼎門九鼎所定也即成王定鼎于郟鄏之所盛賓客以餞之既醉各爲詩五韻且屬愈爲序詩曰得洛字

相公倦台鼎分政新邑洛書洛誥曰將大宅于新邑洛才子富文華校讎天祿閣揚雄校書天祿閣上天祿閣漢秘書名壽觴嘉節過德宗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爲中和節洛來寧當是此時歸騎春衣薄鳥哢正交加哢鳥吟弄也音盧貢切楊花共紛泊蜀都賦云羽族紛泊交親誰不羨去去翔寥廓司馬相如文鷦鵬已翔乎寥廓詁云廓空也

開州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唐史韋處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人中進士第又擢才識兼茂科賢良異等憲宗時歷考功員外郎坐與宰相韋貫之善出爲開州刺史穆宗立爲翰林侍讀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文宗時爲相初在開州有盛山詩十二篇[illegible]十二詩一宿雲亭二隱月岫三茶嶺四梅溪五流杯渠六盤石磴七桃塢八竹崖九琵琶臺十胡盧沼十一繡衣石榻十二上士瓶泉盛山開州也開州隋巴東郡之盛山縣武德元年改爲開州新傳韋處厚字德載憲宗初擢左補闕歷考功員外郎坐與宰相韋貫之善出刺開州在元和十一年景儉時爲夔州温造時爲武陵司馬處厚其後相文宗太和二年薨劉夢得因其子番之請爲作文集序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

功顯曹考功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文武百官功過之考法差以九等盛山僻郡通典開州理盛山縣秦時屬巴郡晉宋以來並屬巴東大唐置開州或為盛山郡奪其一無其字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得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之謂哉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為辭章可謂儒者也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

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爲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自以入谿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爲事讀而詠歌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遊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朐䏰也華陽國志曰武王克商封其子宗姚於巴爵之以子今巴州即其國也漢獻帝分爲二郡巴至劉璋以以墊江以上爲巴郡江州至臨江爲巴西朐䏰至魚復爲巴東是爲三巴通典曰夔州雲安縣及盛山皆漢朐䏰縣地也今雲安縣西萬户城是下濕各五尺多朐䏰蟲故名前漢志朐䏰師古曰朐音劬湘素雜記引劉公嘉話云夔州北名朐䏰朐䏰是蚯蚓也其土多此蟲益其爲物也常至夜江畔出其身半跳於空中而鳴其形朐䏰上音蚓下音忍按說文云朐音閏䏰音蠢其朐字從肉與嘉話音異未知孰是

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及此（一作明）年韋侯為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名處厚為和詩（一無為和詩二字）者通州元司馬名稹為宰相洋州許使君名康佐為京兆尹忠州白使君居易為中書舍人李使君景儉為諫議大夫黔府嚴中丞武為秘書（一有少字）監溫司馬造為起居舍人皆集闕下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大行於世（一作時）聯為大卷家有之焉慕而為者將日益多則分為別卷韋侯俾余題其首

石鼎聯句詩序 并詩

補[illegible]洪興祖云石鼎聯句詩或云皆退之所作如毛穎傳以文滑稽耳斬轅寓公姓弥明寓公名侯喜師服皆其弟子也余曰不然公與諸子嘲戲見於詩者多爽皇甫湜不能詩則曰掎摭糞壤闒孟郊思苦則曰腸吐鎮煎熇樊宗師語澁則曰辭澀義卑濫止於是矣不進識誚蘄薄之如是甚也且序云衡山道士軒轅弥明貌極醜白須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年九十余此豈亦退之自謂邪予同年李道立云嘗見唐人所作賈島碣云石鼎聯句所擬軒轅弥明即君也島范陽人弥明衡山人島本浮屠而弥明道士附會之妄無可信者獨仙傳拾遺有弥明傳鮮詛迂退之之語亦必有是人矣聯句若以爲公作則若出一口矣今讀其劉侯句不及弥明遠甚何至是邪蓋聞君子損已以成人之美來閒抑人以取勝也其曰吾不與世俗書且孔武仲雜記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姓軒轅名彌明自衡山一作下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太白山名解在南山詩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一有喉字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爐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間人說云一作某年九十餘矣唐子西語錄云東坡拔隅句對著意尋彌明長頭高結喉無心逐定遠鸞鵠飛虎頭或云結字古髻字也退之序是長頸高髻下貫切結爲斷句喉中又作楚斉解下周捕逐鬼物

拘囚蛟螭虎豹不知一有其字實能否也見其老頗

覺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既一作即援

筆題其首兩句次一本無字傳於喜喜踊躍即綴其

云去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

竦肩傍北牆坐傍音步浪切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

弟子為我書吾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

脹彭亨初不似一作以非經意詩有似譏喜二子

相顧慙駭欲以多窮之即又為而傳之喜思

一作吟益苦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

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畢即

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不用意益切苟出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顛銳含譏諷（一有三更字）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人也（一作非世人能出也）某伏矣願爲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然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即又唱出四十字爲八句書既止即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爲文邪吾就子所能而作矣非吾之所學

於師而能也吾所聞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也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坐道士倚墻睡鼻息如雷鳴二子但然失色不敢喘一有少字斯須曙鼓動鼕鼕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日已上顧覓一作驚顧道士不見即問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無有也二子驚惋自責

枕鷩嘆迸音烏貿切一作覔若有失者問遂詣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邪

韓愈序

巧匠斲山骨刳中事煎烹師服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喜前漢溝洫志猶止帝見而塞其口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彌明史記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之鼎許氏註淮南子名形龍於鼎以爲一日九龍之鼎彭亨字本作膨脝音彭亨腹大貝蕩詩云□魚依于中國毛傳云魚依彭亨也鄭玄自矜氣健之貌外苞乾蘚文中有暗浪驚師服在冷足自安一作安自足遭焚意彌貞喜謬當鼎鼐間妄使水火爭彌明爾雅曰鼎絕大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大似列士

驕國如戰馬纓 師服 劉琨書曰膽識堅定臨難無苟免之志惟死時見討

厭犬斗爾如 上比香爐尖下與鏡面平 喜 梁周捨鼎銘曰波圓

月鏡傳之無已 秋爪未落蔕凍芋強抽萌 弥明 一塊元

氣閑細泉幽竇傾 師服 不值書爲凾焉知懷抱清

喜 方當洪爐然益見小器盈 弥明 睍睆無刃迹圓

團類天成 師服 睍當作睆音環版切按禮記檀弓蕭曰華而睆鄭康成孔穎達

皆云説者謂睆為刮削飾目使其睆睆然好故詩云睍睆黃鳥傳云眼睆好皃是也莊子天地

篇曰睍睆然在纆繳之中 遥凝龜負圖出曝曉正晴 喜 龍魚河圖

曰堯聘與群臣賢智到翠嬀之川大龜負圖來投堯勑臣下寫取告瑞應寫畢龜還水中墨子

曰夏右開使飛廉採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使翁難乙灼自若之龜曝曬也音蕭報切 旁

有隻（一作雙）耳穿上為孤髻撐（師服說文曰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彝器）或訝短尾銚又似無足鐺（師服焚赤日太原人夜失火欲出銅鎗訣出尉斗使大驚惋語其見曰異事火未至鎗已被燒失朧鎗字本作鐺俗从鐺音楚叓切）可惜寒食毬（見寒食詩註）擲此傍路坑（喜）何當出灰灺無計離鉼甖（彌明灺燭燼也音似也切離音麗）陋質荷斟酌俠中愧提擎（彌明）豈能煮仙藥但未汙羊羹（喜）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彌明）徒爾堅重性不合（一作遇）外合成（師服）傍（一作仍）似廢轂仰側見折軸橫（喜）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彌明埤雅曰青蠅善乱色蒼蠅善乱齊故詩以青蠅刺讒而東方未明曰匪雞則鳴蒼蠅之齊東坡公詩埜詩去陋

哉石鼎逢彌明虬以見餅甄之自合明竅作蒼蠅齊宮商尤可貴也以茲翻溢愆

遷一作賓負任使誠師服後漢崔駰仲山甫鼎銘曰於高思危在滿戒溢

肯居顧眄地敢有漏洩情喜寧依暖熱弊不與

寒涼并彌明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迴旋但兀

兀開闔惟鏗鏗師服全勝服一作瑚璉貴空有口傳

名豈比俎豆古不為手所撜撜中庚切博雅云扶也磨礱

去圭角浸潤著光精願君莫嘲誚此物方施行

四韻並彌明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